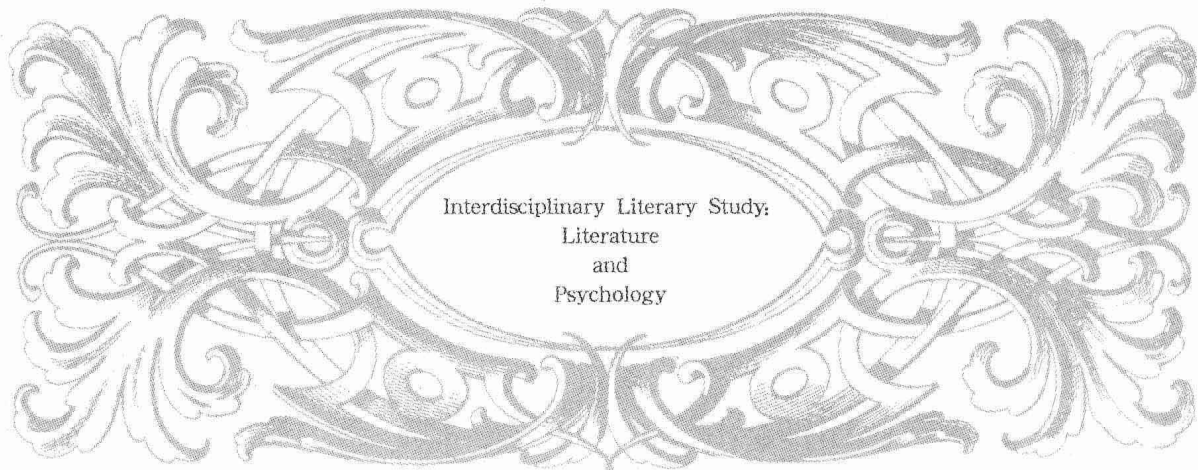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y:  
Literature  
and  
Psychology

文学的跨界研究  
文学与心理学

鲁枢元 著

学林出版社



文学的跨界研究  
**文学与心理学**

学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的跨界研究: 文学与心理学/鲁枢元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1. 1

ISBN 978-7-5486-0081-7

I. ①文... II. ①鲁... III. ①文艺心理学—研究  
IV. ①I1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294 号

## 文学的跨界研究: 文学与心理学



作 者——鲁枢元

责任编辑——曹坚平

封面设计——鲁继德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 刷——上海惠顿实业公司

开 本——787×1092 1/16

印 张——26.5

字 数——49 万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081-7/I·18

定 价——6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 序

南 帆

三本厚厚的学术著作是一个触动，封存已久的记忆逐渐开启了：如火如荼的20世纪80年代，杂乱而又如饥似渴的阅读，火星四溅的激烈争辩与不眠的思索……当然，重温众多昔日的理论故事，人们的兴趣肯定有所转移。哪些当年未曾意识到的问题开始进入视野，并且指示出另外一些思想方向？

鲁枢元先生邀请为他的三卷本学术文集作序，我的确略感意外。我的心目中，鲁枢元先生亦师亦友。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学将我们召集到了一起。我们均是《上海文学》杂志社理论栏目的作者。那个时候，频繁的文学会议如同一个又一个节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种岁月犹如我们共同的精神青春期。鲁枢元先生长我几岁，通常是文学会议的重点人物。他身躯魁梧而思虑缜密，观点前卫而表述谦和。这不仅是他卓然成家的基本条件，而且，这种兄长般的形象始终葆有特殊的魅力。90年代之后，文学急速撤离社会的精神高地。当年的文学信徒顿时如同散兵游勇，相当一部分人马逐渐为大大小小的学院收编。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我与鲁枢元先生天各一方，几乎不再晤面，但是，至少在思想的舞台上，我们仍然知道彼此的方位。

我之所以愿意接受邀请，首要的原因是——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交情。那个时候，我们的交往主题即是文学。围绕着文学，我们相互信赖，长幼平等，不拘礼节，不论贵贱。即使目无尊长或者口出狂言，没有多少人斤斤计较。至少在我与鲁枢元先生之间，80年代的默契仍在延续——晚生后辈给文学兄长写一篇序言算不上僭越。

当然，接受鲁枢元先生邀请的另一个原因更为重要：对话的愿望。我知道仍然有一些思想伙伴星罗棋布地分散在四周。我们对于世界的观感如此相近，说不定哪一个时刻就会听到同声相应。同声相应意味的是激赏、商讨、辩论、引申，这是一个思想阵营的联络方式。重读鲁枢元先生的理论文章，精神逐渐摆脱了休眠的状态，各种思考的片断开始闪动、汇聚，众多启示纷至沓来，并且渴求交流。某种发言的冲动愈来愈明晰。鲁枢元先生将这些理论文字命名为“跨界研究”——看到这个总标题的时候，我终于明白自己想说些什么。

鲁枢元先生在一篇论文之中提到，他的“跨界研究”曾经遭受非议。一些人认为，轻率地将心理学、语言学或者别的什么学科带入文学研究，可能玷污学科的纯洁性。文学只能是文学。动不动就打开文学的门户放入一批异己，文学研究必将面目全非。显而易见，鲁枢元先生对于这种主张不以为然。在洋洋洒洒的旁征博引之后，鲁枢元先生对于“跨界研究”做出了口气委婉然而信念坚定的辩护。

在我的心目中，“跨界研究”从未成为一个问题。一种观点的正确或者错误，决不是因为援引了哪一个学科的知识。论证一个命题的时候，任何学科均有资格给予支持。一个对象隐含了许多层面。漂亮与否诉诸美学，健康与否诉诸医学，跨越不同的学科又有什么奇怪？追溯历史，人类知识的学科分类并不是来自某种本质主义的规定。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某种意识形态运作，知识的分蘖与交汇，这些均可能成为学科的起源。学科的范围不存在神圣的规定。如果历史驶入另一个阶段——如果传统的学科框架成为进一步认识的遮蔽，人们没有必要效忠于某种“学科领土主权”而拒绝敞开边界。许多学科的疆域始终游移多变。从一个学科内部的积累到多学科交叉导致的视域调整，从社会需求的浮动到学院建制的改变，这一切均有可能成为重新勘定学科版图的理由。例如，现今文学研究已经与三百年前大相径庭。对于许多人再三捍卫的文学学科，“跨界研究”已经屡次发生。

相对于“跨界研究”的合法性，我宁愿关注另一个问题：“跨界研究”引入了哪一个学科，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中期，自然科学曾经大规模援助文学研究。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风靡一时，数学与诗的关系引起了热烈的猜测。遗憾的是，这一次联合行动很快铩羽而归。面对诗意、内心的波澜、美感以及变幻莫测的遣词造句，自然科学的处理手段极其有限。很大程度上，这一次援助源于不无盲目的“科学”崇拜。为了清算以革命名义制造的政治神话，“科学”重新被奉为一个时代的关键词。“科学”赢得的社会响应如此广泛，以至于多数人无暇考虑自然科学能够在人文领域走多远。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鲁枢元先生开始提出一系列饶有新意的命题：情绪记忆，创作心境，心理定势，如此等等。这些命题很快在文艺心理学的名义之下集合起来，得到系统的阐述。鲁枢元先生的文艺心理学研究成绩斐然，众所周知；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毋宁是这种知识的奇特遭遇。

相当长一段时间，“心理学”始终是一个遭受压抑的学科。“唯心主义”的咒语时常潜伏在不远的地方，等待踏入埋伏圈的猎物。“文艺心理学”仅仅是心理学的一个微末分支，甚至没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个专业术语。然而，20世纪80年代，“文艺心理学”骤然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个科目爆发的能量远远超出了学术圈子。美，美感，幽深的内心，灵感，性格与人道主义，艺术天才，我思故我在，认识你自己……诸如此类的问题都隐隐地与文艺心理学遥相呼应。启蒙时代正在降临，文学、艺术、美学、心理学仿佛形了解释这个时代的理论联盟。尼采，叔本华，柏格森，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存在主义的克尔凯郭尔和萨特，弗洛伊德的

力比多,现代主义的“意识流”和超现实主义,总之,一个庞大的队列正在更大的范围开始集结。

不久之后,问题迅速地明朗——“主体”观念隆重登场。启蒙意味了自由地启用自己的思想,“主体”必然地成为启蒙时代的宠儿。由于积极地参与主体的理论建构,文艺心理学顺理成章地成为“显学”。鲁枢元先生说过,他似乎偶然地撞上了文艺心理学。然而,我宁可认为,历史仍然在冥冥之中操纵我们的学术兴趣。

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局限。

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学大论战是一段重要的学术公案。当年的紧张气氛之中,这一场论战的思想质量令人称奇。论战之所以罕见地深入,这恐怕是一个重要原因:论战的主题涉及拥戴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美是主观的抑或客观的无非一个导火索而已。这个分歧的性质如此严重,以至于人们不惮于耗费大量笔墨争辩一个是非曲直。据说李泽厚多年以后表示,没有必要将全部的哲学问题统统演绎为“唯物”、“唯心”之争。存在另一些思考世界的入口。然而,摆脱预设的理论视域诚非易事,即使是李泽厚本人。从“主体”到“情本体”,李泽厚距离他的思想起点并不太远。

20世纪80年代,“主体”的建构以及引出的各种争议仍然在“唯物”、“唯心”的脉络上延续,只不过时常更名为“主体”、“客体”之辩。康德的思想即是从“唯心主义”的标本转换为“主体”观念的重要源头。在我看来,摆脱这个脉络的知识谱系震荡来自人文学科的“语言转向”。“语言转向”的思想展开之后,许多传统观念不得不置于另一种理论视域重新衡量。例如,如果理论不愿意正面处理主体与语言的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论述必将存在重大的缺陷。尽管如此,许多人并未意识到语言已经成为一道重要的理论门槛。他们习惯于在以往的思想区域活动,语言通常被视为表述的工具。能指,所指,隐喻,叙述模式,埋头推敲这些乏味的雕虫小技又有什么意义?历史正在出现震撼人心的巨变,各种事件的意义难道是为了塞入修辞学或者叙述学?他们对于“形式主义”的蔑视已经根深蒂固,根本没有兴趣了解“语言转向”的背后究竟意味了什么。

然而,鲁枢元先生越过了这一道理论门槛。他勇敢地闯入新的理论视域,正式接受“语言转向”的挑战。《超越语言》可以视为应战之作。这是一部引起了强烈争议的学术著作。抛开争议涉及的种种细节,这本著作的焦点即是主体与语言的关系。鲁枢元先生充分意识到“语言转向”带来的巨大压力——他的意图是在语言沙文主义的气氛之中重申主体的权利。鲁枢元先生毫不掩饰对于结构主义的反感。他将结构主义热衷的惯例、模式、结构、元语言形容为乏味的“鱼的骨架”。在他心目中,直觉、顿悟、神韵才是对抗这些僵死教条的心灵活动。总之,所有的争议终将收缩到一个原点:主体与语言,谁主沉浮?主体役使语言,还是语言主宰主体?主体为语言立法,还是语言构造了主体?鲁枢元先生无疑坚定地站在主体的阵营

之中。“表现论”是他恪守的前提——语言不是心灵的表现还能是什么？

这种观念显然与日常经验更为吻合。一个作家运用语言如同一个将军指挥千军万马,他的天才和灵感决定了精妙的语言推敲。鲁枢元先生曾经对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做出了充分的考察。尽管如此,我仍然企图争辩的是:如果考察范围仅仅局限于主体内部的语言能力,另一些基本的事实可能遭到了忽视。首先,语言先于主体而存在,并且构成了主体无法动摇的符号秩序。现今看来,结构主义指出的惯例、模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揭示了这种符号秩序的强大存在——结构主义与存在主义的深刻分歧在于察觉,主体无法甩下符号秩序的制约;其次,主体所认知的外部世界业已经过语言符号的编码,完全陌生因而无法纳入符号秩序的事物是不可解读的;换一句话说,这时的主体与客体均在符号秩序之内展开。愈是接近现代社会,大众传媒与形形色色的符号生产愈是丰盛,这种倾向愈是明显;第三,主体不是一个不可追问的终极能指;强大的符号秩序可以塑造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主体。符号秩序是历史,是社会记忆,是文化和传统,游离于符号秩序之外的主体如同未曾安装软件的计算机一样空无所有。主奴关系,他者,性别压迫与后殖民主义,这一切无不诉诸符号秩序。即使是主体最为隐秘的领域,无意识仍然受到了符号秩序的有力干预——拉康的学说玄妙地证明了这一点。结构主义之前,主体幻觉通常是一个巨大的蛊惑:某种特异的心灵往往被形容为抗拒浊世的坚强堡垒。各种意识形态如何依附于符号秩序编织在主体内部,构成各种不言而喻的文化指令,并且决定主体只能如此这般地认识世界?——如果批判的锋芒轻松地绕开这些问题,切除围绕“语言转向”的种种基本思考,主体可能不知不觉地陷入符号秩序和意识形态共同编成的规训机制。

对于鲁枢元先生,这一次“跨界研究”不是移师语言学。他毋宁说跨入语言领域进行一场主体保卫战。捍卫主体的必要空间,这是文学竭力争取的自由。现在的问题是,忽视了主体置身的坚固结构——主体会不会在浪漫主义的夸张之中膨胀为另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

有趣的是,鲁枢元先生斥退了语言结构之后皈依了另一个更为宏大的结构——生态结构。这是又一次“跨界研究”的奇妙后果。

生态批评标志了鲁枢元先生的又一次思想跨越。这时,鲁枢元先生的学术性格已经表现出两个重要特征:首先,不懈的跋涉显示了旺盛的思想活力;其次,所有的跨界行动均会返回一个圆心——他始终不渝地注视自己的思想主题。

为什么投身于生态批评而不是政治学、哲学或者别的什么学科,鲁枢元先生仍然语焉不详。我愿意猜测,生态知识的启示和移植仅仅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迫在眉睫的危机感。鲁枢元先生援引众多事例证明,生态环境每况愈下,时不我待;执迷不悟或者麻木不仁,毁灭性的厄运已经为期不远——诸如此类的表述,拳拳之心清晰可见。

另一方面,主体再度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范畴登场。

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主体必须在整体结构之中谦逊地认识自己的序位。“天、地、神、人”的和谐是海德格尔们设想的秩序。然而,至少在目前,历史悠久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大约三百年左右的时间,工业时代彻底地颠覆了传统的世界。强大的科学技术向人类提供了各种利器,“人定胜天”的古老理想似乎正在实现。“擅理智,役自然”,鲁枢元先生引用这六个字概括工业时代的所作所为。尽管巨额的财富滚滚而来,但是,正如恩格斯所言,大自然的报复必将如期而至。无论如何,自然决非单纯的掠夺对象。现在已经到了改变观念的时候了。文学承担了改变观念的使命。相对于时髦的技术、理性、工具、概念,文学如同“开花的树”一般自然而然。文学的生气、灵魂、风骨、精神更多地带有自然的气息,更善于意识到人类必须与自然共命运。显而易见,这些历史性的判断隐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敏锐,种种情辞恳切的吁求隐藏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想隐瞒阅读这些论述的一种奇怪感觉:这些论述并不像我预想的那么尖锐。通常的意义上,生态平衡的观念不至于遭受强烈的理论非难——又有多少人存心把地球搅得乌烟瘴气呢?因此,如果生态批评仅仅是大声地赞美土地、河流、森林,赞美田园牧歌和清风明月,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困难程度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揭示。我想冒昧地指出的是,这种生态批评会不会缺乏足够开阔的社会历史视域?

主体的幻觉似乎仍然某种程度地盘踞于鲁枢元先生的思想。尽管鲁枢元先生广泛地描述了工业社会对于自然的掠夺性盘剥,但是,他似乎力图在主体的范畴之内解决问题。鲁枢元先生不止一次地提到一个“古老的岔道”:自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人类拐上了理性之途;理性不仅意味了“形而上学”,而且强调算计、解析、逻辑、控制。此后,浑然一体的诗意境界逐渐消散,强悍的工业时代显然是理性社会的必然产物。如果文学或者艺术领衔演出,如果激情、美感、灵魂这些源于生命“本性”的文化主宰人类的舞台,历史或许会显示另一副迥然相异的面貌?总之,审美抗拒理性,主体内部的颠覆是颠覆历史的前提。

我无法判断这种观点是否一厢情愿,然而,我至少可以提出这种观点忽略了什么。首先可以争辩的是,理性和计算不是也可以论证生态平衡的思想吗?多少物质财富可以支撑一个普遍的小康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与自然的综合承受力将在哪一个历史纬度上达到平衡?二者失衡到什么程度可能出现局部乃至整体的垮塌——那个时候,全部的物质收益仍然得不偿失?总之,理性提供的数据肯定有助于设计一个合理的生态结构。另一方面,审美的意义之一是解除理性的桎梏。可是,非理性的力比多时常溢出美学领域,成为“经济人”性格之中最富于攻击性的部分——许多腰缠万贯的富翁仍然疯狂地追逐财富。或许,繁琐地抑扬褒贬没有意义,理性或者激情均可能成为人类的强大内驱力;重要的是与哪一种历史目标联



系起来——我们需要什么？当然，这个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主体范畴而进入社会历史。鲁枢元先生曾经将诗意地“回归”家园视为拯救之路。但是，寄望于某种脱离历史语境的内心革命，鲁枢元先生并没有多大的信心。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我们的祖先曾经陶醉于如此景象。当然，还有庄子，海德格尔，托尔斯泰，还有生态学诸多前贤睿智的观点。可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些景象分崩离析，种种警世之言置若罔闻？显然，天翻地覆的巨变很难归咎于某个历史时刻的一念之差。我宁可认为，只有历史构造的深刻调整才能形成如此猛烈的冲击。至少在今天，如果不涉及国家、民族、经济、资本、现代性、国民生产总值、利润、竞争这些炙手可热的社会历史概念，生态批评能否意识到对手的强大？

当然，鲁枢元先生对于“主体”的期待具有充分的理由。20世纪80年代的特殊氛围之中，这个概念在启蒙的意义上带动了社会历史。但是，如今回想起来，当年发生的一切同时证明了问题的另一面：社会历史如何将主体牢牢地镶嵌于坚固的结构之中，限制了主体的自由程度、想象力以及可能的实践范围。

所谓的“社会历史”似乎是一个抽象而遥远的大词，它的结构远离我们的一日三餐和周末休闲活动。然而，可以从日常生活之中察觉这种结构的沉积物。对于主体说来，这是隐蔽的、同时又无所不在的限制。我们可以仰望星空，背诵各种宗教的美妙教义，复述哲学家高瞻远瞩的宏论；可是，回到日常生活，我们的双脚走不了多远。一箪食，一瓢饮，置身简朴的日子享受高贵的精神——强大的潮流总是把人类冲离这个轨道。无数寓言故事告知，过多的财富肯定是一种灾难；而人类哪一刻真正摆脱了利欲熏心？许多人已经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颠倒：研制、维护各种军工武器的费用不仅可能超过武力征服所得，而且，某些武器隐含了毁灭一切的能量；尽管如此，哪一个国家愿意放下屠刀，铸剑为犁？所有的事实仿佛都在表明，社会历史既是一个坚固无比的结构，又是时刻可以遭遇的气息。二者之间天衣无缝的结合可以轻易击垮种种至理名言。这才是真正的对手。

再三地提到社会历史的“结构”，并非有意挤压主体空间，而是揭示结构的坚固。据我所知，始终存在强调主体与强调结构两种倾向。前者重视主体意志的能动性，后者重视主体的限制与边界。考察二者的角逐、博弈，我对于主体意志的评估并不乐观。现今，根本改变这个世界比任何时候都要艰巨。资本的逻辑或者竞争的丛林法则从来不会把“主体”放在眼里，不论是“主体”的感人热泪、曼妙歌声还是无尽的哀思。与浪漫主义时代不同，现代主义之后只能谈论一个失意的主体。无望地退出社会历史的结构，所有的期待俱已落空，除了低头俯视主体的内部波澜还能做些什么？当然，这时的主体不可能雄心勃勃地改变什么，独善其身而已。

然而，鲁枢元先生从未放弃主体概念。他对于内心诗意和审美的信任远远超过了我。我曾经将这种信任的来源想象为良好的文学素养、“修身”的传统和敦厚

的品行。然而,重读鲁枢元先生的三卷学术文集,我意识到另一个原因:启蒙的勇气。亲历过 20 世纪 80 年代文学史的人无不熟知这种品质。即使所有的思想努力都是西绪福斯式的徒劳,内心的火焰依然不灭。不论我们的理论观念可能存在多少差异,这一刻我再次感到,那个熟悉的鲁枢元先生近在咫尺。

2010 年 8 月 2 日

# 本卷说明

鲁枢元

为了方便起见,我曾经在文学心理学的教学中标定这样几个时间:1879年,冯特(Wilhelm Wundt)在莱比锡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现代心理学学科的诞生;1907年,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发表了《诗人与白日梦》,为文学心理学面世揭开序幕;1924年,鲁迅翻译并出版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并在大学课堂讲授,成了在国内引进文学心理学系统理论的第一人;1936年,国内出版发行由朱光潜撰著、朱自清作序的《文艺心理学》,成为我国第一部文艺心理学的专著。此后,文艺心理学在中国沉寂了近半个世纪,到了20世纪80年代,即所谓中国社会的“新时期”,才又被重新提起,并迅速“走红”波及文学艺术的各个领域。

现在看来,文学心理学在中国80年代的重建,与新时期的文学思潮、文学运动是完全一致的。“小说诗化”,“情节淡化”、“主题多义化”,“语言情绪化”,“诗歌意象化、朦胧化”,“文学音乐化”……文学的审美风范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文学再度回归人的主体。文学是人学,是人的心灵学,唤醒了文学与心理学之间有机的、天然的、古老的的联系。

在80年代初,我怎么跨入文艺心理学研究领域,并参与了新时期中国文艺心理学学科的重建,至今仍然说不清楚。往事如烟,回想起来似乎完全是一个偶然。

我虽然曾在大学念过书,但是并没有学过“心理学”这门课程。大约1974年前后,我在文革中被查封的禁书中“窃取”一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的《西方现代心理学派别》,作者是美国哥伦比亚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R. S. 吴伟士(Robert Sessions Woodworth),这本书就成了我的心理学的启蒙读物。1978年,中国文坛刚刚解冻,我发表的两篇短文就已经具有某些“心理涵义”了。后来侥幸赶上80年代的“文学盛世”,又得到学界前辈“高人”的及时指点,风生云起,风云际会,就这样我在文学心理学的风口浪尖上折腾了许多年。

当时国内流行的心理学理论多以苏联的认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为蓝本,许是接受了吴伟士那本书的启迪,使我一开始便把目光投向西方心理学史,对构造主义心理学、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分析心理学、格式塔

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心理学的日内瓦学派、“维列鲁”学派逐一进行了虽然粗疏却兴致盎然的扫描，后来结集成《文艺心理阐释》一书，纳入“探索书系”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用意倒也单纯，就是试图直接从积淀深厚的西方心理学资源中探测、寻觅与文学艺术相关的知识与理论，让文学理论与心理学理论在我的视野内发生碰撞、融汇，现在看来，这也就是文艺学与心理学之间的跨界、交叉研究。在这一探索过程中，我找到了我最钟情的心理学家，他们是布伦塔诺、弗洛伊德、荣格、皮亚杰、列昂节夫、马斯洛、阿恩海姆等。也重识了我心仪的一些诗人、小说家、艺术家，如歌德、安徒生、托尔斯泰、茨威格、布勒东、马尔克斯以及罗丹、梵高、毕加索等。拉康虽然在当代文学理论界享有盛名，我却始终未能走近他，那也许是因为我对于结构主义骨子里的疑虑与拒斥。莎士比亚虽然位居世界文坛峰巅，我与他也始终亲近不起来。

“创作心理”，大约是人们从事文艺心理学研究时最容易选中的一个“入口”。大约有七八年的时间，我曾把精力集中在对于创作主体的关注，试图通过对“情绪记忆”、“情感积累”、“艺术变形”等问题的探索，从心理学意义上纠正机械反映论的偏颇，我还想通过对“创作心境”、“知觉定势”的描述和剖析，捅一捅诗人、作家的大脑这一“黑箱子”里发生的奥秘；我还想从“文学语言的心理机制”方面，窥测一下文学家思维的特征。陆续发表的论文结集为《创作心理研究》一书，于1985年出版。为了进一步收集学科的资源，我主编了一套“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在此基础上，我在钱谷融先生的指点下主编了一部《文学心理学教程》，接着又偕同诸多学者编纂了一部《文艺心理学大辞典》。在理论探索的同时，我还在心理批评实践方面做了些尝试，写了些评论文章，与活跃于当下的一些作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交流。1987年在郑州大学成立文艺心理学研究室，并开始培养硕士研究生。整个80年代，我一直沉浸在文学心理学的云山雾海里，不乏郁闷焦灼，亦有欣喜狂热，歧义的争执与异端的交锋此起彼落，这本集子大抵记载了我在这段路途中行走的轨迹。

坦白地说，最初我并没有“跨学科研究”的自觉意识，甚至也没有什么现成学科在自己的把握之中。我拥有的只是80年代那种生动活泼、坦荡率真的学界氛围。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我就像一棵初春田野上的小草，能够尽情呼吸着时代的气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地写出自己生命的直觉与感悟，其中也就包括文学经验（自己的、更多是他人的）与心理学思想（西方的与中国的、现代的与古老的）在我当下感知中的拼接与整合。这似乎有点像格式塔心理学的主张——碰撞拼接的结果“涌现”了一些看似新鲜的东西，那可能就是我的文学心理学发现。

真的，我的“文学跨界研究”，最初确是在“无界”的心态下展开的。

# 目 录

序(南 帆)/1

本卷说明/1

现代心理学参照系/1

一、时代转换中的文学与心理学/3

诺伯特·维纳的论断/3

抹去了的疆界/5

红色幕布上的一块黄斑/7

东西方文化在这里撞击/9

多维坐标系统/11

悲剧,还是喜剧/13

二、构造主义:砖泥心理学/15

德高望重的先驱/15

经验的世界/16

“心理元素”的分析/18

情感三维说/19

个体心理学与民族心理学/20

铁铸的铁钦纳/21

三、机能主义:在意识的河流中/23

聪敏过人的学者/23

人类意识之流/25

- “意识流”波及文坛/29
- 悖于常情的情绪理论/33
- 灵与肉的纠葛/34
- 四、行为主义:没有心灵的心理学/36
- 心理学界的“叛乱分子”/36
- 人是比狗大一些的东西/37
- 心理学操纵控制人类/39
- 赫尔的数学化倾向/41
- 五、精神分析:走进精神的地狱/43
- 蒙受误解的弗洛伊德/43
- 潜意识与深蕴心理/45
- 原始性欲与心理动力/49
- 早期经验与人格/56
- 梦的解析与文艺心理学/58
- 艺术殿堂的门外汉/62
- 六、分析心理学:探求现代人的心灵/66
- “加冕王子”的悖逆/66
- 寻求灵魂的现代人/67
- 潜意识与创造力/69
- 原型种种/71
- 神话学与原型文学批评/74
- 神秘主义/77
- 七、格式塔心理学:彷徨于心物之间/79
- 从德国到美国/79
- 格式塔质/80
- 力的图式与情的表现/83
- 顿悟与创造性思维/85
- 走向文学格式塔/88
- 在人类认识的曲线上/90
- 八、日内瓦学派:新的综合/91
- 皮亚杰,蜘蛛和它的网/91
- 认识的主观性/93
- 人与环境的辩证法/95
- 思维与语言/99
- 智力与情感/101

- “生命就是几何学”/101
- 九、人本主义:当代西方乌托邦/104
- 第三势力的崛起/104
- 转向人的内部空间/105
- 人的潜能与自我实现/107
- 高峰体验/111
- 方法论/112
- 从科学到乌托邦/115
- 十、“维列鲁”学派:求索于社会文化历史中/117
- 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117
- 心理学界的别林斯基/120
- “心理反映乃是主观的”/122
- 个性化涵义/124
- 个性的形成/125
- 言语心理机制/127
- 从势不两立到对立互补/129

## 文艺心理学学科建构/131

- 一、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133
- 二、用心理学的眼光看文学
- 我的文学观/138
- 本体论:物理世界与心理世界/138
- 创作论:模仿自然与表现心灵/140
- 价值论:干预生活与干预灵魂/143
- 三、大地和云霓
- 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147
- 四、人·心理·艺术
- 《文艺心理学著译丛书》序言/151
- 五、来路与前程
- 在全国第二届文艺心理学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154
- 六、文艺心理学的学科形态/159
- 七、文学心理批评纲要/169
- 心理批评概述/169

心理批评的理论资源/175

心理批评的途径、方法与形态/182

心理批评的当代境遇/191

八、与王舟波谈文艺心理学研究/194

九、和林建法谈新时期文学与心理学/199

十、和黄子平谈文学心理学/205

## 创作心理探究/211

一、一部文艺心理学的早期译著

——读鲁迅译《苦闷的象征》/213

二、文学艺术家的情绪记忆/221

三、作家的艺术知觉与心理定势/234

四、论创作心境/245

## 心理批评实践/257

一、隐匿的城堡

——评王安忆:《流水三十章》/259

附:王安忆致鲁枢元信/263

二、从深渊到峰巅

——关于张炜《古船》的评论/265

批评的理论轨迹/265

《古船》的生命冲突/267

《古船》的文化断层/270

附:张炜致鲁枢元信/275

三、韩少功小说的精神性存在/276

庄禅意味的怀疑哲学/277

梦幻化的乡土情结/280

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理想/283

神秘主义的审美境界/286

附:与韩少功谈“精神”/289

四、叶文玲创作心理调查十题/294



附:张弦关于创作心理致鲁枢元信/303

## 五、生命与社会的冲突

——评张抗抗的《隐形伴侣》/305

附:张抗抗致鲁枢元信/312

## 学术延伸/315

### 一、观念与艺术形态 张 月/317

一、观念的读解/318

二、观念的类型与艺术的关联/319

三、个体化观念的功能与存在方式/322

四、观念对艺术的构造/323

### 二、文学:人格的投影 何向阳/326

现状透视/326

旧话重提/327

作家——人格/329

文学——品格/333

悖论新说/334

人格整合/335

### 三、谁在创造精神事件中的高贵与美好

——记忆萨乐美 刘海燕/339

萨乐美与尼采等人的“共同生活”:超越伦理学困境/339

萨乐美与里尔克:深度交往中的独立与成长/342

萨乐美与弗洛伊德:什么是我们生命最成熟的岁月? /346

一个人与一个精神团体,乃至与一个时代/349

### 四、原型批评的精神生态意义

——荣格分析心理学中生态意识探究 常如瑜/353

一 荣格心理学的生态精神/354

二 荣格心理学对于原型批评的生态意义/356

三 原型批评的精神生态意义/358

小结/360